



大眾通俗讀物

吳鳳岐
蘇聯參觀記

吳鳳岐

講

丁二

記

遼東通俗出版社

PDG

出版者的話

今年，吳鳳岐代表遼東農民，參加了中國農民代表團，到蘇聯去參觀了三個多月。他是那個遼東省遼寧縣六郎安樂村的人，是一個共產黨員。他在中共長春部工作，領導土庫合作社和合作社，他親自領導的互助聯組，就在今年參加了蘇聯生產合作社了。

向國際學習，到外國做了許多次報告，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。他寫的書信，完全是根據所見到的。大家看一看遼寧人民的幸福，有多麼美好。他們的今天，也就是我們的明天。希望大家好好學習。

錄

（一）	
（三）	
（六）	
（九）	
（一一）	
（一四）	
（一七）	
（二〇）	
（二三）	
（二六）	
（二九）	

感謝色主席，感謝新大林！

於四月間，我與陳海龍、謝長發等，過去訪問受苦受難的農民。在失蹤黨領導下，我們曾到各區宣傳抗暴鬥爭，見一隊一隊了食糧，當家殺了主人，但這些時候，領頭人又太遲，沒有下手，被認爲不負責任的模範幫助犯。以後，我又領導了幾對生產合作隊。

[illegible]

今年五月，在國際思想界勞動大會，美國代表林大元曾參加了紐場的大體閱

326

[illegible]

往觀禮台上揚。這一天，足足站了七個鐘頭，當着人民熱情的手裏的招呼，我們也就招呼還禮。一抬頭眼望見了似曾相識的，不覺界人民最熱烈的呼聲，蘇聯大杯，心裏更格外的高興。雖然站的時間長，但是很充足。

蘇聯各族人民都非常熱愛中國人民。每到一個地方，人們就自動的來歡迎。蘇聯的太太管我們叫「親愛的中國孩子」。小孩子就喊「中國叔叔」。走着走着，當着被蘇聯孩子們圍起來，他們就把鮮花戴在我們的脖子上。走到那裏，那裏的蘇聯人民就給我們獻花。若把這些鮮花集在一起，能裝好幾大車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們到蘇聯晚夫集體農莊參觀回來，有一位老農婦拿着鮮花的老酒，在半道上把我們的汽車攔住。他說：「這是我親手種的花，我把它獻給你們。」又說：「我能看到中國農民代表，這是一生的光榮。」

在蘇聯，每去到一个地方，人家都送給許多貴重的禮物。差不多每次去就有。一次酒會，晚會，蘇聯最出名的蘇聯國家給我們開的舞會。我們每次酒會上，都是不斷的「爲毛澤東主席的健康乾杯」「爲斯大林大元帥的健康乾杯……」我不能喝酒，在這裡，也高興的喝起酒。

蘇聯人民見了面，就問：你們的生活怎樣？打的粮食多不多？他們這麼關心中國農民的生活，真叫人有說不出的高興。

在蘇聯，我親眼看到了蘇聯農民的幸福生活，看到了社會主義的繁榮，我親把這些告訴給大眾，讓大眾更進一步的瞭解蘇聯農民的生活。

蘇聯農民的道路就是我們農民的道路。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也完全是我們的明天，我們要向蘇聯學習，走蘇聯農民的道路，過更幸福更繁榮的生活。

集體化和機械化太好了。

從莫斯科，我們代表團就分開小組，分頭去蘇聯各地考察。

我們這一組，到了烏克蘭共和國。在這裏，我們參觀了烏克蘭著名的「赫魯曉夫」、「生活曙光」、「斯大林」集體農莊，也參觀了烏克蘭著名的「瓦西里」、「布爾尼」集體農莊，斯大林諸省的「斯大林」、「莫斯可夫」集體農莊。

我們參觀的第一個集體農莊，是烏克蘭著名的「莫斯可夫」集體農莊。我們在那裏給我們做了好幾次報告，他說：「我們把一條一條的荒地，都變成了良田，我們把荒地去建設新中國。」

在舊社會裡，這片土地繼承者，為什麼叫這片土地，為什麼叫這片土地，土地都在地主、

員的家，這一部是特別富裕的。

康烈甫、謝敏也、謝蘇等，過着極其幸福的生活。在勞動的時候，他們都唱着歌，音樂聲響徹雲霄，震動大地，因為用機器鼓鍊，不累也不悶。每天，他們都笑呵呵的。

「社會主義的按勞取酬」？

現在，蘇聯社會主義主義，實行「按勞取酬」的制度。我們到訪問過很多的蘇聯農民，他們都說，蘇聯「勞動」制度，是勞動者最光榮的事情。在社會主義國家裡，「誰勞動的勤，誰得報酬的多」。

在我到中國的農村，有人說：「集體農莊不分你我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你的。」到了共產主義社會，就可以不分你我，你吃我吃，誰要什麼東西就隨便拿。」「這和蘇聯吃大鍋飯，穿一樣衣服。」這種說法都是錯誤的。說起來，在我未上蘇聯以前，對農業集體化很有很多顧慮，把社會主義當成了平均主義。這回，在蘇聯親眼看到社會主義教育了我。他們實行的多勞多得的辦法，再沒有那麼合理的了。

那麼，「按步就班」到底怎麼一回事？

這領導幹部，政府知道根據實際情況，規定每個人每天做多少活算一個「勞動日」。每塊地也根據地出一定的產量，經過莊戶討論同意後，就照章辦事。每個農莊裡都有生產隊和生產組，把在這莊裏分配給園地、花生產隊和生產組，大家都有固定的生產任務，二三十塊地日做定的活計，要長工去做完了，也當二十個勞動日。規定一塊地打一萬斤糧食，要打了一萬三千斤，還要給這塊地的部分糧食出百分之二十五獎勵在這塊地上勞動的人。遇到災荒年，還要降低標準產量，超過標準產量的，還有獎勵。要長工頭很好，雨水適合，不乾澀，澆灌標準，就照扣勞動日。

不光這地盤的母豬分肥收入，就是養牛馬猪羊第一頓掙錢的日。韓興曉夫妻體貼莊裏行的辦法，又精細又合理。畜一窩大豬只留兩口母豬，計劃一年下一百五十口小豬崽。按規定，每下一口小豬得三五兩動日。結果，她的十口母豬下了一百九十口小豬，驗得了五百七十兩動日。她的牛馬也計劃多了四五十口，按規定每多養五口小豬，就獎勵一口小豬，她又得了八口小豬。她的馬想小畜長得肥壯，又多得了一百九十兩動日。大家想想，有了這種好辦法，韓興曉不富貴萬動地！

在許多方面，兩派和二流子永遠是相輔相成的。每一個勞動力量，都經過幾十年的勞動鍛煉，可是，蘇聯的工人從來不偷懶的，都積極

蘇聯農工使用機器的英雄

蘇聯農民的勞動，是繁重的，不管做什麼，都用機器，人做的活，真是輕而又輕了。耕地、耙地、播種、收割，說草食用機器。食料是用電力來做，像擠牛奶，喂牲口、飲牲口、鋸木料，剪羊毛，製食、榨油，等等，只要把電門一開，活兒做的又快又好。

塘大林道省有個姓許的，幹什的？房子裡氣味禁銷。牛前面有個像小盆的東西，把嘴低下去一扎，水就來了，一抬頭，水又回去了，飲的及時，喝的是乾淨。牛屁股後面有條大尾巴，尾巴上頭穿個洞，繫著繩，牽到土堆邊上才拴住。

過六個鐘頭，車輪又開始轉動了。這回，實際看到了一頭被壓死的牛，一匹被大輪碾死的小牛，還有幾隻被碾死的雞。割麥子一點不渴，但坐在割把上，腰酸背痛，割麥器上的口合一下，就是割下來了，麥粒落到汽車裡，就拉走了。人坐在割麥子的位置上，要一直割下去，直到一個上連着太陽，頭不行。割着麥子，唱着歌，休息的時候，就是休息。這很勞動，多麼快樂呀！

[illegible]

走了。人又回到房子的門口。他覺得這天太悶，悶得行。喘着氣，喘着氣，喘着氣。他覺得這天太悶，悶得行。喘着氣，喘着氣，喘着氣。

子，
唱着歌
休息的時
候之無類
型。
這和常動多麼快樂呀



蘇聯人爲了吃糖，種了很多甜菜（糖蘿蔔），起甜菜的活最累人。現在，他們也用機器來做這活了。機器把甜菜翻起來，馬上就把菜子切掉放在一邊，把菜根放在另一邊。機器還能刨土豆，把土翻開，連泥帶草根，土豆乾乾淨淨的放在一邊。機器還能翻棉花，馬鈴薯和穀類。

蘇聯有許多工廠，天天給農民做機器，保證農業增產。在哈爾科夫省，我們參觀了哈爾科夫省農業機器局。這個工廠太好了！廠子這頭還是一堆鐵塊，用傳送帶往裡面一送，一會兒，過一段就變了一個樣子。到了工廠那一頭，只用七分鐘就出一台拖拉機。起先，我們也有些不信，就跟着鐵塊走，一面走一面看錶，果然，到了工廠那一頭只用七分鐘，一堆鐵塊就變成一台油漆好的拖拉機。馬上有人跳上去，一吐吐的開出去了。

美國兒子的飛機轟炸過我們，大家光知道飛機會扔炸彈。可是，飛機到了蘇聯，就變成了最有用的東西。人們用這門砲坐飛機。這用飛機做莊稼活，飛機能飛莊稼地裡的蟲子，使的草，還能用上飛機。說起來，也許有人不相信。是這樣：那塊地裡起了害蟲，飛機就噴着藥粉飛來了。人們先在地邊上插上大牌子，飛機到了這裡就往低飛，正好把藥粉撒在有害蟲的地裏。蘇聯有一種水肥料，飛機載着它，飛在莊稼地的上空，把它撒在莊稼地上。莊稼就把它吸收進去了。

那麼，飛機怎麼辦事呢？人家是這樣做的：飛機帶着各種藥，有的殺豆科作物，有的殺禾本科作物。比如，這裡藥長草，有棉花（這是豆科作物），就帶殺豆科作物的藥噴下來，棉花就不受危害了。其後呢，一間不受害。可是，要撒在豆地裡，就會把豆子殺死。飛機怎麼可以兩全其美，既能殺死禾草，又能保護禾苗呢？飛機化不行。像以前這裡，一塊地剛種高粱，又種穀子，這怎麼辦呢？飛機不能出這個主意了。

現在，蘇聯的農民，都懂得使用飛機的英確了。

幸福在於勞動與來的

在蘇聯參觀的時候，我們訪問了很多農民的家裏。要以我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
活，簡直是好上去了。可是，他們還不滿足，還在努力建設共產主義社會，要過更幸
福的生活。

蘇聯農民的生活，並不像舊社會那麼壞。「社會主義吃大鍋粥」啦，「蓋一床大
被」啦，「一夫一妻制」啦，「一夫一妻制」啦，「一夫一妻制」啦，「一夫一妻制」啦，
幸福的生活，就是這樣。集體農場農民，都是一戶就住一撮小洋房，大

莊員伊瓦拉夫，本人擔任臨時生計隊長，兒子是書記，兒子媳婦在屯裡做活。全家六口人，三個勞動力，一年收穫了一千四百七十五個盧布，其中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個盧布，加上自己宅旁園地和養牲畜的收入是四千九百九十一個盧布，總共收入五萬三千四百二十個盧布。

莊員波廖申夫，男的放牛，女的是生產小組長。全家四口人，兩個勞動力，一年共做了一千零八十六個勞動日，收入了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六個盧布，加上宅旁園地和養牲畜的收入是五千四百五十五個盧布，總共收入一萬八千四百四十一個盧布。

莊員阿羅，是一個獨立家庭，丈夫在德國戰爭中犧牲了。家裡五口人，只她一個人參加勞動，一年收穫了三千六百七十四個勞動日，收入五千二百個盧布，宅旁園地和副業的收入是四千五百五十七個盧布，總共收入九千七百五十七個盧布。因為她是烈士家屬，農莊還另外補助她一部分生活費。

一個盧布換人民幣六千多，加上金銀的東西又賤，大家想想，他們的生活該多豐富裕啊！

他們的收入這麼多，都做什麼用呢？

在集體農莊裡勞動，機器、工具、房子、肥料、車馬都是公家的，自己只出勞動力就行。莊員分得的收入，用來吃飯、穿衣、買書、買小汽車、自行車、看戲、看電

影、儲蓄、買公債……等。到了社會主義，人們的生活就是：吃好的、穿好的、住好的，走起路來還有車坐。這些都是那樣的呢，用科學的觀點。我們就是過這樣的好生活，就得好好勞動。社會主義社會是英明的，我們要過這樣的生活啊。

人是最寶貴的。

在咱們的新村裡，人們都已經知道社會主義國家裡，人民的生活到底是個什麼樣呢？有的聽信了謠言，說什麼「天下孩子就進進了托兒所，進了國家」，又說什麼「社會主義按勞取酬，孩子多了，『自找飯碗』」，還說「老了也沒人管，這進養老院，活受罪」。說實在的，在我沒上學以前，這些話都是半信半疑的。現在，我站在我黨黨員的立場來看的時候，就覺得這些話是胡說八道，可是又往往站在農民的角度來看問題，有許多事就想不到。這次，參觀了蘇聯，一切懷疑和顧慮都打消了。

蘇聯的每一個集體農場裡都有托兒所。我們參觀的時候，蘇聯的赫魯曉夫去參觀，莊就有七個托兒所。有了托兒所，有孩子的婦女就不必帶孩子出門。托兒所設備好，設備也齊全，把孩子放在裡面，一個個養得白白胖胖，歡笑的笑臉。比如，在我們蘇聯